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se
Since 1949**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五卷

**The Fifth
Volume**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谊出版社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五卷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散文典藏. 第5卷 / 王景科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16-0781-0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497号

封面图: 田忠泉

责任编辑: 张亚欣

艺术设计: 姜海涛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640mm×960mm 1/16

插 页: 6

印 张: 27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7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薛中園
文庫

策 划：丁建元

主 编：王景科

编委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
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
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

目录

文洁若

巴金：人生只能是给予 /001

宝刀永不老 /018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030

陆文夫

壶中日月 /039

秋钓江南 /046

门前的茶馆 /051

深巷里的琵琶声 /054

姑苏菜艺 /058

丁继松

心中，飞来一片绿云 /064

镜泊览胜 /069

深山采参记 /074

鲁彦周

从吕贝克到玛尔巴赫 /080

鲁迅——我的文学引路人 /087

人生画面 /091

神游 /095

我思念北京胡同 /098

宗璞

废墟的召唤 /101

风庐茶事 /106

哭小弟 /109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116

三松堂断忆 /121

我爱燕园 /128

在曹禺墓前 /132

紫藤萝瀑布 /136

柯岩

岚山情思 /138

白桦

我梦中的顿河 /144

面对战争的童年 /150

生别常惻惻 /155

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162

梅香正浓 /166

吴淮生

苍凉的失落 /171

梦里青山 /176

银婚曲 /182

玛拉沁夫

故乡的路,消失在远方…… /188

神女峰遐想 /192

峨眉道上 /198

那一片娇绿的春草 /203

林非

生与死 /211

汨罗江边 /214

询问司马迁 /217

游了三个关 /225

浩气长存:一个学者心中的荆轲 /231

流沙河

尴尬二十四 /241

可怕的曾国藩 /244

蜻蜓不再飞回来 /250

弱肉强食 /252

蟋蟀国 /256

邓友梅

步入中庭 /267

穿过大街走小巷 /277

漫话北京 /281

漫说林斤澜 /287

说茶 /295

闲话鼻烟壶 /301

闲说北京的“南城文化” /306

潘旭澜

其兴也勃 /310

“天堂”的妇女 /317

遥想“天京” /326

小小的篝火 /331

周良沛

愁 /335

赌马 /345

狗 /358

相见难,常相忆 /366

从维熙

阿尔山朝圣 /375

荷香深处祭文魂 /380

蒲柳雨凄凄 /391

千年一叹读韩愈 /410

秋赋 /416

巴金：人生只能是给予

一、“黄金般的心”

一九五四年夏季的一天，萧乾打电话到出版社编辑部，要我中午务必赶到东安市场一家餐馆去吃饭，说他的一位挚友刚从上海来，非常想见到我。他没再多说什么就挂上了。

快下班时落起雨来，我就冒着瓢泼大雨赶到那家餐馆。一个大圆桌围坐得满满的，他们给我留了个位子。已经上了凉盘和饮料，大家显然在等我到了才开席。一位满头乌发、戴着一副近视镜、目光慈祥而敏锐的中年人站起来，热情地向我伸出手，用四川口音说：“欢迎，欢迎。”萧乾就把我介绍给他，萧乾说：“洁若，这是巴金。”——那时，座中通称他为老巴。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巴金。

我是一九五三年结识萧乾的。他曾对我说：“我是朋友堆里滚大

的。”但他告诉我，解放后，有些朋友地位变了，自然而然地就疏远了；偶尔见到，也带理儿不理儿的。唯独巴金，尽管当时很受重视，每次到京，必然把他那些被时代所冷落的朋友（像萧乾自己）一个个地约到一起，找家餐馆聚一聚，而且每次都是巴金做东。

果然，从那以后，我又随萧乾一道去参加过多次这样的聚会。那些年巴金常出国，每次来回都得路经北京。萧乾管这种聚会叫“大东茶室”，那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巴金与友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一九五六年，巴金在东单新开的一家叫作康乐的四川馆子请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巴金又点了一碗红糟五花肉。我们都没有勇气下筷了。巴金却一连吃了七八块，吃得津津有味。我暗自想道：年过半百胃口还这么好，而且怎么吃也不发胖，真是头等的健康！那一次，萧乾还和巴金在北海比赛过一次划船。尽管萧乾比巴金小六岁，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只和巴金划了个平手。

当时我们住在西总布胡同作协宿舍，家中除了日用品外，一无摆设。但是玻璃橱里却精心保存着巴金分别从捷克和东德带给孩子们的两样玩具：用红白两色丝绒做的表情滑稽的娃娃和一上弦就能走动的黑绒企鹅。可惜“文革”抄家时也不知道成了什么人的“战利品”。萧乾知道巴金的女儿小林喜欢音乐之后，也曾到东安市场去给她买了一把琴，交巴金捎回上海。

那几年萧乾似乎有这么个原则：对于三十年代很熟，如今地位悬殊的老友，除非像巴金这样念旧，否则他绝不去高攀，即便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然而对于当时比他处境更黯淡的几位，他却经常去走访。他喜欢向我背诵《名贤集》上的一句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

深山有远亲。”

好在我是一向清静惯了的，对寂寞的生活安之若素，只希望交际应酬越少越好。这样，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每晚还可以看看书，搞点翻译。

“反右”斗争中，萧乾由于发表了两篇文章而成为活靶子，在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礼堂一连为他开了四次批判会。在所有的揭发批判中，最刺伤他的是他十分尊重，并且也很了解他的老友沈从文，竟然在会上说他“早在三十年代就跟美帝国主义有勾结”。指的是他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过八期《中国简报》。那是最早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成就的英文刊物，萧乾在那上面撰文介绍过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并发表了巴金和沈从文的访问记。^{〔1〕}

那些揭发批判，几乎使萧乾对人性丧失了信念。多年来支撑他的，是那之前不久，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巴金最后的一次会面。当时，《人民日报》上已公开点了萧乾的名，大家都把他视为毒蛇猛兽，躲得远远的。然而，在那次全文艺界的大会上，巴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坚持和他坐在一起，宽慰他，劝他好好做检查。那天，周总理也特地把萧乾和吴祖光叫起来，鼓励他们“好好检讨，积极参加战斗”。但是周总理的关怀和巴金的友情也终究未能挽救萧乾戴“右派”帽子的厄运。在漫长的二十二年的黑夜中，巴金那天给予他的温暖，对他表示的殷切期望，却帮助他对这个世界始终抱有希望。

〔1〕 见鲍霖编《萧乾研究资料》，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557页。

关于李健吾,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1〕

巴金有的,也正是这样一颗黄金般的心。

二、“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现在回想起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巴金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似乎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他们鼓吹的是仇恨,而巴金的哲学却立足于人类的爱。生活的逻辑是离奇的:萧乾从一九五七年起就销声匿迹了,一九六六年倒反而避开了批斗锋芒。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双双进了“牛棚”。那时,每天完成被指派的劳动后,便互相交换着看在街上花两分钱买来的小报。每当读到巴金在上海被当作“无产阶级死敌”被揪斗时,我们就痛苦万分。尤其是有一次听说上海造反派对巴金进行电视批斗大会,巴金刚讲了半截,荧光屏上的画面便戛然消失了。这引起了我们痛苦的悬念,担心莫非是他挨了打!

一九六八年夏天,上海作协多次派人来向萧乾及冯雪峰外调巴金。一次,傍晚回到住房被强占后我们被赶去的那间巴勒斯坦难民营般的小东屋后,萧乾告诉我,外调人员看了他写的材料,向他发了火,说:“不准美化黑老K!”同“牛棚”的女难友谭家崑由于顶撞了外调人员,被打得鼻青眼肿,引起脑震荡。萧乾还算幸运,竟然不曾受

〔1〕 见巴金《随想录·病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什么皮肉之苦。

十年“文革”，除了小道消息，谁也不晓得对方的命运，唯有相互默默地祝祷平安。那时，我们一直担心巴金会不会被迫害致死。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大地的复苏，渐渐又恢复了人间的气息。一九七六年冬天，我们以无比欢快喜悦的心情，听说巴金依然健在。但萧乾作为摘帽“右派”，心有余悸，生怕会给老友惹麻烦，所以给巴金的第一封信是以我的名义写的。这封慰问信我们还不肯邮寄，是托我中学时候的老同学张祉璠的外甥谢天吉（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亲自送去的。

一九七八年，巴金来北京开会了。那时我们家里还没装电话，巴金是从他下榻的前门饭店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的。当我在电话中又听到巴金那带有浓重川音的熟稔声音时，我着实兴奋极了。他约我和萧乾于次日前往前门饭店去吃午饭。我说：“我想给您和小林弄两张内部电影票，可能晚些才能到。但是炳乾一定准时来。”他向我表示谢意。

第二天，当我拿到电影票，奔到前门饭店时，巴金和萧乾已吃过饭，正坐在沙发上亲热地叙谈。只见除了小林，屋子里还坐着一位青年——巴金的另一老友马宗融的儿子少弥。

镌刻在我心版上的是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见到的巴金——年过半百还保持着年轻人的体态，头上连一根白发也没有的巴金。如今他满头银丝，动作也迟缓了。关于自己，他谈得不多，以后读了《随想录》，我才知道十年间他受了多大罪，又是怎样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挺过来的。

那天我们除了简略地叙叙各自的遭遇和现状,谈得最多的是老舍之死。巴老说,他读了井上靖的《壶》后,曾告诉作者,他不相信老舍会像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抱着壶跳楼。老舍不会把壶摔碎,他要吧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可惜当时担任口译的青年没有读过这篇作品,无法传达巴老的心意。

我告诉巴老,我订《井上靖小说选》的选目时,也未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让故事这么收场,所以另选了四篇,请人译出,已于一九七七年出版。我自己更喜欢水上勉于一九六七年写的《蟋蟀葫芦》中对老舍所表达的缅怀之情,因而把它译出来了。^{〔1〕}

次晨,我们老早就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外面等着巴金和小林的到来。这位解放后一直不领工资、后来还把大部分稿费都捐出去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老作家,竟连出租汽车都不肯坐,而是在女儿搀扶下搭乘无轨电车来的。那阵子内部电影还很稀罕,每举办一场,连胡同口外都站满了希望能捞到一张退票的人。小林看得很过瘾。巴老和萧乾却一直在小声谈话,根本没顾得上看电影。我寻思:两位老友二十几年来蹲在各自的陷阱里,如今真有说不完的话。

这之后,巴老又到北京来开会,住在北新桥华侨饭店,我再度陪着萧乾赶去探望。当天下午,两位老友谈了很久,感慨颇深。他们逐个儿地怀念那些未能活着重见光明的友人。另外一次,巴老住在西苑饭店,我们是阖家去看巴老的,因为三个子女都渴望见见爸爸的这

〔1〕 最初刊载于《春风》杂志 1979 年第 2 期,后收入《水上勉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位挚友。

一九八〇年四月初,巴老又来北京,在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下榻。那一次,他是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应邀访日,在北京与副团长冰心等人会齐,一道出发。萧乾说,每次见到巴老,总要谈上老半天。这回老友行前想必很忙,萧乾怕影响他的健康,就不去打扰了,而由我代他去探望一下。我从招待所的传达室打了个电话,来到楼梯口。抬头一看,巴老已经在二楼平台上迎候了。我实在感到惶恐不安。不论从年龄还是其他任何方面来说,我都是他的晚辈,怎么能让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摧残、步履维艰的老人,走上这样长一段过道来迎候我呢!

在沙发上坐定后,我取出两本自己译的日本女作家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是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送给巴老,一本托小林带给作者。我告诉小林:“书中我附了一封信。用不着面交她本人,由招待人员转去就成了。这还是搁笔十年之后,我于一九七六年译出的。”

多年来,这是我头一次单独会见巴金。而且当时室内也没有旁的来客。我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告诉巴金:想说说我自十五岁念初三时就爱读他的《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并且深深地引起共鸣;也想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际表示慰问。然而我什么也没说。我不忍心用自己的饶舌来消耗他的精力。他也只默默地望着我,仿佛表示,你们也算熬过来了。于是,我只简单地说了句:“炳乾要我向您问好。他怕来了,会占您的时间。他请您一路多加保重。”他连连点头称谢。从我们当时住的天坛南门到西直门,来回要用两个多小时。

可我仅仅坐了不到十分钟,就匆匆告辞了。

那以后,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友,就分别受到病魔的折磨。萧乾在一九八〇年底和一九八一年夏,做了两次全身麻醉大手术(一次是摘取结石,另一次是割除左肾),接着又动了三次小手术。巴老则腿部骨折。有好几年,两位老友非但未能见面,连来往的信函也少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东京召开了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代表大会。巴老是中国笔会会长,刚刚康复的他,就率领由十五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那次他还是大会特邀的“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

大会结束后,代表团胜利归来,并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汇报会。当时萧乾因病未能出席,我去参加了。副团长朱子奇说:“巴老的威望极高。他只要坐在大会会场上,即使不说话,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天与会者约有二百人,巴老坐在头一排。这位穿着朴素、态度谦虚的老人,身上确实仿佛有股磁力,一下子把全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休息时间,不断地有人到他跟前去致意。我也不由自主地走到前排,替萧乾问候了他一下,并且请他千万注意身体。

巴老赴日前,在《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上发表了他的《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一文。其中有一段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友谊的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朋友的心拴在一起,越拴越牢